

152

孟子

後藤點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經 卷  
一 五 六  
〇 〇 六  
冊 號 架 函 類

Handwritten mark resembling a stylized 'D' or '2'.



# 孟子

##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

也

騶亦作鄒本邦國也

受業于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

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

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道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



西。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二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翼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遊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

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

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九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

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一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踏籠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

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

孟子。其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

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比身。得其性之所近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終于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  
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  
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  
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  
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

爛而不救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  
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  
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  
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  
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

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

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  
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



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聖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聖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是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十纒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



學之備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

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

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疆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

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效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一

五



學之備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  
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  
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  
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  
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  
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東  
記惠王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

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

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  
利蓋富國疆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  
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

乃一章之大指下文  
乃詳言之後多效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



乘去聲  
慶於豔  
反

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  
家；百乘之家，取千馬；千取百馬，不為不多矣。苟為  
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釐。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  
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

字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  
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  
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釐，定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  
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  
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味嘗不  
利，以明上文亦有

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  
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  
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  
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  
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  
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  
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  
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  
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  
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

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大  
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

樂音洛  
篇內同



指太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國音棘 應音憂

鶴詩作 鷺戶角

及於音 烏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  
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  
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觀  
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麇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麇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款美辭淑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害音曷 喪去聲 女音汝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  
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且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  
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  
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



好去聲  
填音田

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

既接棄甫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

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

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

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

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

罾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

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

勝音升  
數音促  
罾音古  
洿音烏

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

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

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罾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

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

之事也然飲食官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

為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

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衣去聲  
畜許六  
反  
數去聲  
王去聲  
凡有天  
下者人  
稱之曰



王則平 聲據其 身臨天 下而言 曰王則 去聲後 皆做此

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

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一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 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常不暖未五

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 七十非肉不飽味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 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序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 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 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 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 黑髮之人猶素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 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 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

學平表 反

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

刺七亦 反

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 萃餓死

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主不能制民之產又 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 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 凶是知及之殺人而不知操及者之殺入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 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 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 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 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 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 安意以受教

孟子

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梃徒頂 反



也。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荅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

惡之惡去聲。

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

惡在之惡平聲。

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

備音勇為去聲。

也。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

飢而死也。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

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

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

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

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

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

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

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

王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酒與洗同。

省所梗反。



歛易皆  
去聲

耨双豆

反

長上聲

養去聲

夫音扶

罰薄稅歛。澮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

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

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

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

也。死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謂敵國也彼陷溺

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

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

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

語去聲

卒七沒

反

惡平聲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二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

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

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音

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

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

字音勃

夫音扶



田當作  
猶古字  
借用後  
多致此

是孰能禦之。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  
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沛然，雲  
盛貌。沛然，雨盛貌。沛然，與起貌。  
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頸，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向，故人  
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巳  
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  
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  
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  
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  
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  
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  
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  
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  
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

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  
護也。

曰：何由知

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

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

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觶也。若無

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

斷音核

舍上聲

敵音斛

練音速

與平聲



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齒齊臣也。鑿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鑿

郊也。穀練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齒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

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也

王見牛之穀練而不忍殺即所謂側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蒙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

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穀練若無罪而

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魚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

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

隱平聲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

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

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

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

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

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鑿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

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

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

遠去聲



說音悅 付七本 反度待 洛反天 我之夫 音扶

與平聲 爲不之

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  
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者  
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  
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  
從外得然猶未知所  
以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  
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  
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

爲去聲

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  
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復白也 鈞二十

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  
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  
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  
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  
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  
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

詔去聲 爲長之 爲去聲 長上聲 折之舌 反

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  
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  
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  
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

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

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

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

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

興平聲

度之之度待洛

重慶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

之。權稱錘也。度。大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

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蔽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

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

興平聲



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

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

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

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

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

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

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

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

與平聲

為肥抑

為豈為

不為之

為皆去

聲

便今皆

平聲

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死心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

甚與聞

與之與

平聲

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

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

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

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

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



朝音潮 賈音古 愬與訴 同

勝所謂後災也 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

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

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

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惛與昏 同

恆胡登 反

與僻 同

焉於處 反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也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

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

民之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

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許六 反下同



治平聲  
凡治字  
為理物  
之義者  
平聲為  
已理之  
義者去  
聲後皆  
做此  
音見前  
章

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

行之則盡及其本矣。

盡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

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

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

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熟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見於之  
見音現

下見於  
同語去

聲下同  
好去聲

篇內並  
同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莊暴齊臣也庶幾  
近辭也言近於治他

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

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

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  
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

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開與之  
與平聲

樂樂下  
字音洛

孰樂亦  
音洛

為去聲

慶子六  
反頰音

扶  
過天音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  
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為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  
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

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

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



同樂之  
樂音洛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額額也。人憂戚則感其

額極窮也。羽旌，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

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見羽旌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

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病國之  
與平聲  
同樂之  
樂音洛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

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

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揚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

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

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

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

囿音又  
傳直戀  
反



芻音初  
莠音莠

併才性  
反

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  
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草也  
莠新也臣始至於境  
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  
是方四十里為併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  
宜乎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  
關併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  
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

獯音熏  
蓄音育  
句音鈎

樂音洛

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  
事獯鬻句踐事吳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  
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

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  
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犬王事見後章  
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  
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  
天者保其國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  
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

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  
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  
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  
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  
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



天撫之  
夫音扶  
顯平聲

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

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疾視怒目而視也  
小勇血氣所為大

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

苒以篤周祐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車矣篇赫赫然怒  
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

按止也俱往也苒詩作旅徂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  
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太勇也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

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

同衡與橫

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  
方寵與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

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  
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太勇也今王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

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  
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

大以交鄰國能養太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  
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

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  
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

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  
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適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

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

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

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

王觀也？」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

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

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

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

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

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

勞者弗息，罔睚眦，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圃古縣

舒救 委井

朝音潮 放 上聲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

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賄賄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

厭平聲

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

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甲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

行去聲

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

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

說音悅為去聲

樂如字徵陸里反招與詔同音

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

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

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

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

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

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

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天音扶



與平聲

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

罕音奴

譏而不征澤梁魚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

鰥姑頑

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

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胥工可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胥矣富

罕音瓊

人哀此榮獨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

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敬之而成材則宜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

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

澗水深謂魚深與民同利不設禁也祭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

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

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

正月之篇罕可也發爾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

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

餽音候

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

餽音批

糧于橐于囊戰詩作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輯音集

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

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



露積也。蕪乾糧也。無底曰囊。皆所以盛饑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感齊也。揚鐵也。受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國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大音恭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

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

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盪惑用度奢後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

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之名也來朝走馬滸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

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

死必二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

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友也則凍餒其

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曰士

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

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治去聲



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

間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

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數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

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

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

舍之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曰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

與平聲

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

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

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

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

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

去上聲



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

君之所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

子對曰於傳有之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曰臣弑其君

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

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

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彙倫故謂之殘一夫

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

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

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

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

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

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

勝平聲

夫音扶

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鎰音溢



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璞玉之在石中者。鑿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曾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之士卒不戰城門不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

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

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

何如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

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

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

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

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

簞音丹  
食音嗣

棄去聲  
下同



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美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誅其君

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

後來其蘇兩引書皆南書仲雅之語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美為

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雲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象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今燕虐其民王往而

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國五稽 反 復胡禮 反

墨力迫 反

稽與老 同 視五 稽反

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饗食

毒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

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

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

畏人王速出令及其旄倪止其重器謀

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



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拘之哉

國胡弄  
反  
勝平聲  
長上聲  
下同

○鄒與魯圍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二十  
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  
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  
可也  
闕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  
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  
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  
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幾上聲

夫音扶

夫民今而後得及之也君無尤焉  
轉飢餓輒轉而死也尤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

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問去聲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魯是事齊

乎事楚乎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

也無已則有一焉陂斯池也築斯城也與

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



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守死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其恐如之

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孟子對曰昔者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

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

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

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

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

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

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

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

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

邠與函同

天音扶彊上聲

屬音燭



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皮謂虎豹

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集會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

也。此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推也。守

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揚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

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

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

樂去聲

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

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孟子曰。何哉。君

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

焉。公曰。諾。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

入見之見音現

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

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

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

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不謂棺槨衣衾之

與平聲



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

魯二鼎上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生於君

為去聲

沮慈目

反尼女

乙反

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

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

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魚侯天也臧氏之子

焉於慶反

焉能使予不遇哉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

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

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